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九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九下

起庚寅唐太宗貞觀四年
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凡十一年

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内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尤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

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瑾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集覽 磧口匈奴南界磧口之地在賀人山西去鸊鵜泉十里按賀人山即今朔州賀蘭山也在馬邑雲中郡名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今寧州之西白道在古雲中郡今大同府有白道泉即飲馬長城窟處韓信所以破齊漢高遣酈食其說齊下之蒯徹說韓信曰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乃下趙五十城信遂襲破齊齊乃烹酈生

質實 誅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陳誅白道縣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鐵山未詳處所雲中郡名注

見秦王政三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前書討矣此書襲何譏失信也書討以正猾夏之罪書襲以示違詔之譏綱目正其義不謀其利此類是矣

以温彥博為中書令戴冑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質實中書官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三月四裔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四裔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范氏曰請為天可汗遂乃許之蓋亦動於好諛之心而不復計及於名分之

卑也

書法 書許之何譏也尊為帝王原有一統無外之規以璽書賜外番稱大皇帝是也若稱天可汗轉舍尊而居卑矣以此詒謀適以示弱也

發明 四裔君長請為天可汗吾不知其懷德而愛戴乎抑迫於畏威而然也太宗之許之則亦有姑為籠絡之意如賜姓賜名之例蓋托以消其反側之心者然而智驅術馭不過可用之一時究亦何能感化無外哉

蔡公杜如晦卒考證 當分註謚曰襄○謹按凡例曰凡宰相悉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又曰賢臣特書依賢相例唐諸臣如杜如晦張九齡之相業王珪魏徵之善諫李靖之用兵溫彥

博綮世南李大亮高士廉皆賢臣也失註謚號今當補書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見如晦質實

蔡縣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漢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語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外蕃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

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頡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于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外蕃反覆無常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彦博之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于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

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入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之制外蕃荒服中外有制所以辨族類别内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裔以夸示天下而不知被害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外蕃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胡氏曰顔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顔用温彦博之策何也彦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外蕃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心有遐邇一體之隱也有教無類豈中外善惡有殊乎

集覽 沙鉢羅設蘇尼失沙鉢羅部設之號也蘇尼失入名御樓受俘御者天子所止也樓謂順天樓俘軍中所獲館之太漢館去聲以館館客也太僕寺掌廄牧

質實 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事在漢輦輿之政

高帝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元年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兗豫二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豫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靈州注見貞觀二十年一統志云順州唐初所置治龍化縣宋廢州以其所領龍化溫水龍豪南河四縣俱併入陸川縣故址在梧州府博白縣東北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啟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范氏曰太子之職在于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學問明而德性成何患不能聽訟乎且太子纔年十二而使之聽訟若其不能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集覽視膳問安記文王之為世子朝

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曰中及莫皆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

質實東宫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加李靖光祿大夫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上讓之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則不然録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讒公今朕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胡氏曰太宗不以外蕃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于能恐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集覽林邑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

六月脩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代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

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之

質實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自書曰既而罷之美之也于是上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則曷為止以脩宮書不卒罷也故不書罷而明年再書脩

發明 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脩之然一聞張玄素之諫隨即罷役今綱目乃直書于冊若真已脩洛陽宮然者何哉考之唐史是年六月乙卯發卒治洛陽宮而不聞有罷役之命然則已經營繕明矣況太宗奮辭以拒玄素則其志已有在書法如此初非過也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敕百司詔敕未便

若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至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職則惰矣此萬事所

以驟也君人若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勞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集覽 阿從阿曲順從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注言詭隨也任職謂能勝此職也任勝並去聲叢脞書皐陶曰元首叢脞哉注叢脞細碎無大畧馬云叢總脞小也脞倉果反徐音鎖驟也書皐陶曰萬事驟哉注萬事驟廢其功不成驟許反規

質實 衛士傳餐注見憲宗元和元年

發明 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于為佞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

則雖出于詔旨違之何害惟夫人君吝于改過人臣喜于爲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于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于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書之于冊此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以李綱爲太子少師蕭瑀爲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閤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怏怏既爲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朝政

質實　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為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集覽 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供億左傳不能供億注供給億安也唐書蔣沇傳注億度也料度其所須而供之也

質實 磧口注見玄宗開元三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胡氏曰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

朱猶云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于青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稱先王可也

以李靖為右僕射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質實恂恂似不能言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

九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質實伊西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

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

密之儉單騎說諭從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餉實焉

集覽 轉力轉相勸力也轉陟兗反 **正誤** 營田轉力今按謂轉加盡力也

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笞因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

書法 美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除十詳漢惠帝四年皆美之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唐太宗用魏徵之言偃武修文化洽海宇誠得古帝王善治之道至其二喜一懼兢兢以驕奢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質實 高昌 西夷國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事在建武二十二年

大有年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

自戒尤履盛而謙安不忘危之至計也

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范氏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

安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若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効如此其速也及其成功復歸美于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曰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葢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于饑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効止于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蕃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聞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

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集覽 大有年春秋桓三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穀梁傳釋云凡書有年者冬下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

質實 五嶺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書法 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東旱則以賑卹書關中饑則以赦天下書畿內蝗則繼以出宮女書其卹民也至矣於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書有年二詳漢明帝永平九年

發明 甚哉治世之難逢也入綱目以來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年之書凡六見于冊

蕭梁武帝之一書後唐明宗之兩書皆以分裂之世無足深取若夫海內為一人物阜康以大有年書者獨永平開元與是年爾是豈非治世之難逢哉蓋嘗因是考之當太宗論治之初一小人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之說中之雖行帝行王之對言商意足然非太宗能斷于中知所決擇其不為險人所移者幾希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之治仁義之效不旋踵而見于四年之間而太宗又能歸功於勸行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有光夫豈無自而然哉後之有志當世者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太宗之效將復見於當日而大有年之書亦將復見於方冊之間矣孰為帝王之治果難行哉噫

辛卯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書法書譏之也其譏何二氏之教其為不忠不孝也大矣始行沙汰隨罷沙汰而獨拳拳於致拜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此之謂矣

發明僧道不拜父母乃師他人而拜之此正孔子所謂悖禮者詔令致拜宜矣然曷若不罷沙汰於其初乎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質實東作猶言春耕也

書法太子冠不書此其書何嘉恤農也於是請造兵衛儀仗上以農時改用十月故書嘉之然則曷為不於十月書書於正月所以志有司之請而著太宗之仁也終綱目太子書冠二宋劭唐承乾

詔諸州刻削京觀加土為墳考異提要無刻削二字**集覽**刻削京觀刻除削去也猶春秋楚莊王不立京觀之意左傳宣十二年楚敗晉師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又京觀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又注見晉愍帝建興元年鯨鯢

書法二年書收瘞暴骸仁矣於是復剗削京觀加主為墳以禮於死者仁之至也再書美之

發明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自古戰爭殺人者往往築為京觀可謂不仁之甚矣剗而墳之不惟澤及朽骨亦可少示戢武之意也書以美之宜矣

○以金帛贖突厥男女八萬口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凡得男女八萬口質實突厥國名注見北方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書法贖也書贖何尊中國也於是得男女八萬口綱目特書而備錄之深嘉之也

夏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諡曰貞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瞻恤甚厚綱卒其女以父禮喪之綱

質實 新昌縣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瘞隋戰士

考異 詣當作如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豐二年朝鮮

書法 二年收瘞隋末暴骸境内也於是念及高麗戰士而遣使瘞之可謂仁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故屢書美之

發明 既贖陷北之人又瘞戰亡之士迭書于冊亦可嘉矣使帝能堅守此心又豈有遼東之伐乎

○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内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質

質河内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相州注見漢昭帝建昭二年魏郡大理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三復奏乃行刑注見中宗嗣聖九年

發明 前書殺盧祖尚此書殺張蘊古其為盛德之累不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若其失尤為甚也惜哉

九月脩洛陽宮

上欲脩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竇璡脩之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質實 洛陽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將作大匠官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

書法 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宮室之壯麗若則書毀美之也於是竇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毀之曷為不書其毀書其脩譏也去年帝以玄素之言罷脩矣卒復脩之是貳過也既罷之

復修之既修之復毀之則毀為不足稱矣
綱目責備賢者故罷不書罷毀不書毀

帝獵於後苑

上逐兔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書法 太宗獵不悉書據貞觀四年獵不書書此何美從諫也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

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集覽　京畿京謂京師天子之居也畿天子千里地鄭玄曰夏曰縣畿周曰畿畿外禮小司徒九畿疏王畿外四面仍有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民社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授之使立社於其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

質實　封建注見貞觀十三年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各付使者歸之 質實 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新羅東胡國名注見漢武帝元豐二年朝鮮五色鸚鵡格物論鸚䳇能言鳥有慧性朱味鈎吻翠項金眼玄項碧羽赬足翠尾語言圓滑白若名秦吉了腦有黃肉冠又名時樂鳥丹首紅臆未冠綠翼鶯頷文背操以五色其心聰慧護主報恩鳴則天下太平皆產於嶺南

十二月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質實 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

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決死囚若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集覽　著令漢書注著陟慮反著在法令中也

質實　事物紀原云尚食官名掌天子之物曰尚食秦置六尚乃有尚食則尚食秦官也內教坊唐開元初于蓬萊

宮側始立内教坊以隷散樂倡優曼行之戲此其始矣太常官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康國求内附

康國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范氏曰太宗知招來絶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集覽 康國一曰薩末鞬即元魏所謂

悉方斤者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屈木支

高州總管馮盎入朝

盎有地方二千里為治勤明所部愛之 質實 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高涼

壬辰 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羣臣請封禪不許

初羣臣表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

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户口未復倉廩尚虚車駕東廵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虚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虚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喻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范氏曰古者天子廵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説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義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儀亦預焉髙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胡氏曰自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

休咎之符往往推以天道難知至于冥漠而不省也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諛請祭泰山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較之二者日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邪及羣臣再請正當披窮經訓辯是非以示子孫乃以氣疾為解誤矣

集覽

灌莽灌古玩反詩集于灌木注疏云木族生曰灌莽又音姥宿草也楚辭夕攬洲之宿莽又草深平曰灌莽告祭柴望燔柴祭天告至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謂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烟上通也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于位告于天也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曰望書舜典望于山川注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不必至

其處皆一時遥望其方而祭之左傳曰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𦙍訓告敎誨周書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注云古之君臣雖曰明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敎誨以義方陰𤇍注見陳宣帝大建六年邪𤇍

質實 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注同上年伊洛二水名注見漢高后三年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書法 書不許何譏也何譏卒許而不果也光武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卒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譏太宗羣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卒不得封禪也故以書為譏必若隋文帝然後書不許不為譏矣

發明 羣臣之請封禪不過諛佞以悅其君而已觀太宗始焉拒之之辭可謂明白洞達而請猶

不止獨魏徵以為不可然則房玄齡王珪諸人皆在敦請之列矣直筆書之亦可愧哉

三月如九成宮考異

按巡行例則如上漏帝字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理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脩大安以稱中外之望又言比來樂工閹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楊氏曰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所以堯舜其君哉胡氏曰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至孝然後為

慊周宜以此深啟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車不枙自止矣

集覽 大安宮太上皇徙居此宮温清記曲禮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注安定其牀衽温涼之節清七性反字從以冰冷也圉人掌馬若圉魚許反鳴玉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佩於韋帶之上玉將鳴馬是為行步之節度曳履曳躧也履禮也飾足以為禮黄帝臣於則所作或赤履或烏皮履月攘一鷄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鷄者或告之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不枙

質實 九成宮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仁壽宮大安宮注見貞觀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枙女履反止輪木也

書法 書譏遠也不惟温凊之多缺而厚親薄已之義亦顛倒矣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將出降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集覽 半楚淮陽楚王英淮陽王昞皆漢光武之子也明帝每封皇子皆殺其制度比令如楚淮陽之半

質實 長樂縣名注見玄宗天寶元年永嘉縣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長主蔡邕曰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職林曰漢

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漢書敬説高祖以長公主妻單于武帝女亦稱衛長公主此為長公主之始矣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公主嫁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從諫也於是救有司資送倍長公主以魏徵諫而止故書美之終綱目書下嫁十四太宗長樂南平玄宗永穆憲宗岐陽宣宗萬壽廣德皆美也漢武帝衛長唐代宗永樂德宗義章憲宗普寧懿宗同昌皆譏在上也北齊太原唐太平安樂皆譏在主也

置三司官○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

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于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質實 一統志云鄒古邑名周時為邾國魯穆公改為騶因山為名漢置騶縣屬魯國隋屬魯郡唐改為鄒縣屬兖州

宋屬襲慶府金屬滕州元因之本朝改屬兖州府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

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范氏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

甚善之

集覽　嫵媚嫵閔甫反字通作娬亦媚也漢書相如上林賦嫵媚冉弱史記相如傳作娬媚

質實　丹霄殿未詳處所輻輳注見漢文帝六年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虞書大禹謨篇文

書法　丹霄殿何外殿也君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樂者異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宴十六大宴一詳漢高帝五年

發明　盛治之世其施為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可觀如綱目所書太宗丹霄殿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觀者要當以是察之

九月如慶善宮考異　按巡行例曰帝如某則此一條如字上亦漏帝字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集覽 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賢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後更號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叙之義八佾行列曰佾一列八人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有命之舞也彭祖葅醢韓信彭越漢高帝詠之故云葅醢葅醢注見漢文帝六年

質實 一統志云慶善宮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一十八里臨渭水唐武德初高祖以舊第置宮太宗生於此後嘗臨幸宴羣臣賦詩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儻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胡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儻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質實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癸巳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果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集覽　武周劉武周自稱定楊可汗唐攻破之走死仁果薛

仁杲自稱秦帝降唐被殺建德竇建德自稱夏王被擒斬之於市世充王世充自稱鄭帝降唐被殺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逄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

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陂趨利就事而已爾王者創業垂統欲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質實

龍逄忠諫注見漢成帝元延元年

造渾天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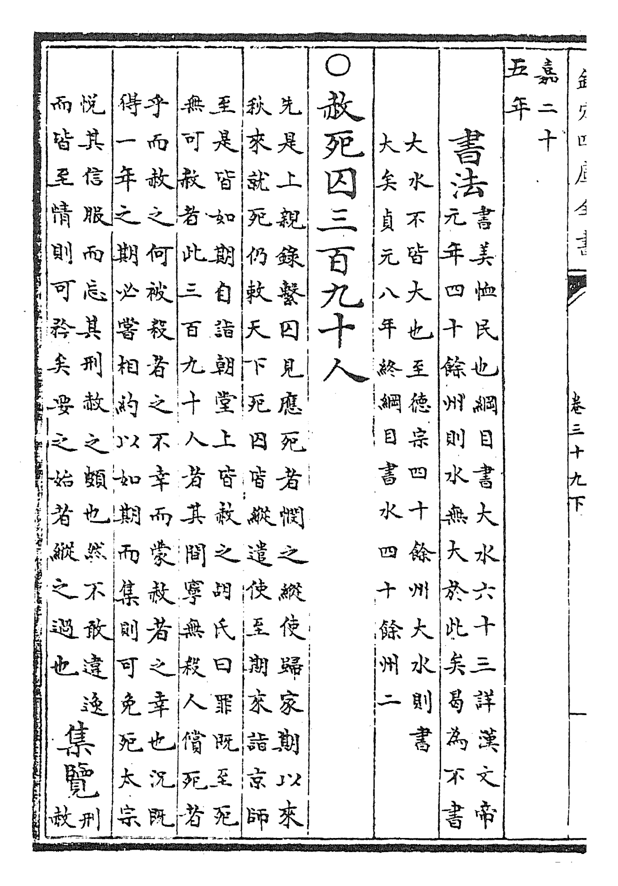
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踈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集覽靈臺候儀作儀以推候天地也淳居一行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畧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渾天黃道儀渾天儀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黃道游儀注見玄宗開元九年質實李淳風岐州人

書法書造儀何重象器也終綱目書渾儀四宋丙子年是年玄宗開元九年十二年書儀一中

宗嗣聖

二年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質實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十
五年

書法 書美恤民也綱目書大水六十三詳漢文帝元年四十餘州則水無大於此矣曷為不書大水不皆大也至德宗四十餘州大水則書大矣貞元八年終綱目書水四十餘州二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況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集覽 刑赦

之頫左傳昭十六年子産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注緣事類以成偏頗頗普多反類如字

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書法 書赦死囚何譏也親錄囚徒縱應死者期以來秋可也而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之至期來詣京師則帝欲赦之之意明矣安得不欲其如約徼幸之心哉綱目不書縱因而直書其赦所以深探太宗之本意也其旨微矣

發明 虞書眚災肆赦初未嘗有赦死罪之文既書死囚則是罪已應死矣無故赦之毋乃不可予書法如此固綱目之所不予也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集覽　智戴南蠻酋長馮盎之子名也先盎遣入侍故入侍宴

質實　未央宮注見漢高帝七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後漢主景耀四年

書法　于是始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書若矣夫人主以天下養養母多矣逮養父者蓋鮮焉上皇稱詔九年太宗躬養之禮僅一見于綱目帝亦少歉於此哉終綱目書置酒凡四

詳泰初

甲子年

發明 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若如太宗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至美而不美在其中若如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丹霄之宴前固已論之矣未央置酒之義可得聞乎夫人主一日萬幾若責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有未易然者至于以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至于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若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中間徙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于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抱其行後雖欲營大明宮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宗之簡于事親正所謂至美之中有不美

存者此也我朝孝宗皇帝恭奉上皇垂三十載孝養之誠始終如一七日一朝有加無已是豈唐之太宗所可同日語哉尊謚曰孝真無愧矣然則君子觀綱目所書太宗置酒之事安得不于我孝宗而三歎三詠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宫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以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儆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階

質實

傀儡木偶人也世傳傀儡起于漢高祖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城上以詐冒頓閼氏後人因此為傀儡應劭曰高帝七年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遣遺閼氏而無刺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始矣秦漢有魚龍曼衍之戲其事亦粗見唐李商隱宮詞曰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通典曰窟礨子亦曰魁礨作偶人以戲善歌舞審此知其偃師之遺事也風俗通曰漢靈帝時京師賓客嘉會皆作魁礨梁散樂亦有之齊後主尤所好也顏氏家訓云古有秃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傀儡音匯磊階謂品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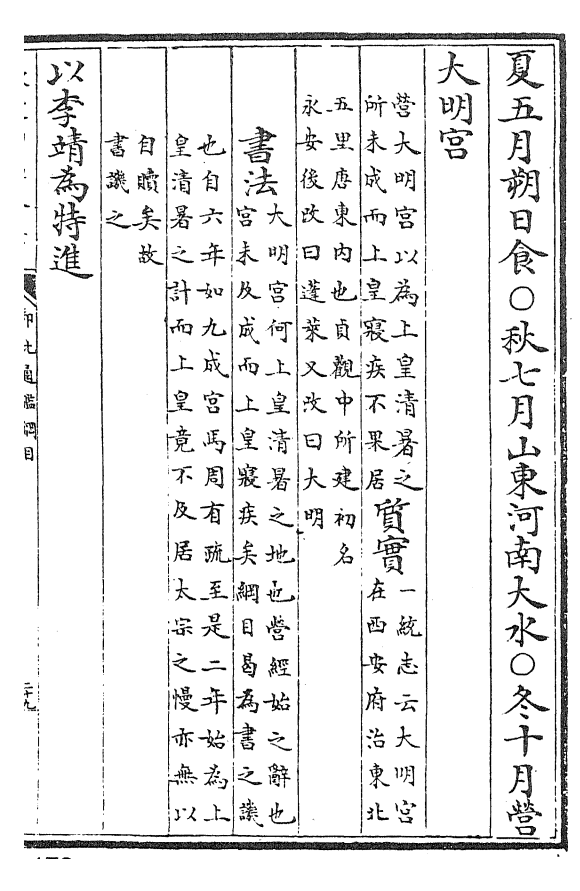
書法 削官之例二某有罪削某階有罪之辭也削某階無罪之辭也段綸始作淫巧其以無罪書何病帝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而求巧匠且令試之則罪不在段綸矣

發明 書賜太子庶子金帛文無美詞然足知其輔導太子之實書削工部尚書階文無貶詞然足知其作為淫巧之實此亦觀綱目之法也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貨賣

黜陟注見貞觀二年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冬十月營

大明宮

營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質實 一統志云大明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也貞觀中所建初名永安後改曰蓬萊又改曰大明

書法 大明宮何上皇清暑之地也營經始之辭也宮未及成而上皇寢疾矣綱目曷為書之譏也自六年如九成宮焉周有疏至是二年始為上皇清暑之計而上皇竟不及居太宗之慢亦無以自贖矣故書譏之

以李靖為特進

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遑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集覽**特進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

書法平章政事之名始此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彊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隣畏之詔遣使者往慰撫之**集覽**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贊普吐蕃俗謂彊雄曰贊謂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或曰論贊或曰弄讚棄宗弄讚贊普之名也

書法 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考異據九年書伐吐谷渾此誤作討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集覽 重勞之重去聲難也言難于勞使之

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可汗外蕃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涼州注見中宗景龍二年西海郡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若無故舉兵則為黷武今此上書吐谷渾寇涼州而下書李靖帥軍討之

曰冦則罪在外蕃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此得其正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集覽充華婦官也九嬪之一質實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書美之綱目書命納妃娶十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皆譏也惟此為美辭

發明　自改過不吝見於仲氏之美成湯而後知人君以改過為大德自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乃後知人臣以匡救為至忠太宗聘鄭氏為充華不知其已受聘也魏徵上表論諫帝遽大驚自責若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者矣以房玄齡之賢猶希意奏陳非徵深探本情非太宗屈己從諫何以能免其失故綱目特書既而罷之與漢明帝永平三年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皆美之也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多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

馬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集覽 好高髻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注結與髻同

質實 中牟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昭穆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西突厥咄陸可汗死 **考異** 提要咄作吐死作卒

弟沙鉢羅咥利失可汗立

乙未 **九年春正月分民貲為九等○夏五月太上皇崩○**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于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齕冰馬噉雪追及伏允于烏海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為可汗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

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寛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
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
門杜絶賓客雖
親戚不之見

集覽積石河源地里志積石在金城
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
縣界河所經也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
河州枹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兆西千四百七十里
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二州北
而南行至于龍門蔡氏書傳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
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
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一名鹽
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潜
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
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于莫賀延積
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
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
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

按二說恐許說為是 質實 磧榮然地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一統志云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衛城西北七十二里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即此又西寧衛境廢龍支縣南有積石山亦為禹貢導河之所西平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是增脩太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質實 三昭三穆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朱子奢蘇州吳縣人涼武昭王西涼王李暠廟號武昭王

冬十月葬獻陵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又奏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若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于人力有所不逮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集覽 長陵漢高帝陵墓白虎通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原陵漢光武陵墓

質實 一統志云獻陵在西安府三原

縣東南一十八里長陵漢高帝之墓注見十二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原陵漢光武之墓注見建武中元二年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于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集覽 疾風知勁草疾急也勁健也草雖被疾風亦不隨之而靡板蕩識誠臣詩上帝板板上帝蕩蕩注上帝稱君王也板板反也王為政反戾王與天之道也蕩蕩法度廢壞貌言誠臣不以板蕩而易其介也

丙申 十年春正月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畧聞處羅以為拓設建牙于磧北頡利既亡西突厥亦亂社爾詐往降之襲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乃曰破我國若薛延陁也我當為先可汗報讐擊滅之諸部皆諫社爾不從擊之大敗遂帥衆來降以為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落于靈州之北留社爾于長安尚公主典屯兵

集覽 阿史那社爾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爾其名也拓設設猶言部也拓其部設之號 貿實

靈州注見貞觀二十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二月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

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禮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況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顛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非理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

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集覽 臨湖之變在高祖武德九年頓躓頓躓挫辱也躓音致礙不行也正義曰頓躓困厄之義也降乘猶言下車也乘去聲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隋志以五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唐因之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與尚書長官皆尚書省官故云尚書八座又漢魏八座注見晉武帝太康四年

正誤 八座 令按通典隋以六部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二僕共為一座唐與隋同其後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為此官不受自是不以授人則唐之八座又當為左右二僕及六尚書也集覽欠明

質實 荊王元景荊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元景唐高祖之子太宗之弟庶孼注見漢景

帝三年窺窬晉成伯陽市賦談智于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注窺私視也窬門邊竇也綱紀注見宋營陽王景平二年

三月吐谷渾請頒歷遣子入侍○夏六月以温彥博為右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為特進

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

無罷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集覽 葭莩 漢中

山王傅䟽等之親注葭蘆也莩其筩中白皮至薄若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丘壟秦晉之間冢謂之壟漢書光武曰使迭興之後與丘壟同體注丘小山也壟大坂也

質實 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范氏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

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毁觀

集覽 層觀層重屋也觀去聲三輔黃圖云登之則可遠觀故曰觀

質實 昭陵長孫皇后之墓注見貞觀二十三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

朱俱波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集覽 朱俱波西域國一作朱俱槃一作朱駒半一作朱駒波即漢時子合國也蔥嶺注見漢和帝永元二年甘棠西域國

質實 朱俱波西域國名未詳沿

華州注見莊宗同光二年晉昌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集覽宣饒二州名在江東宣本漢丹陽郡饒本漢鄱陽郡

質實宣饒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饒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

鄱陽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衛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集覽 史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則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丁酉 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

質實 吳王恪注見貞觀十七年

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

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强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發明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侈可知矣書之于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

定律令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廕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廕而止配流據禮

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行之又定枷扭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

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以出罪為戒先蘊古以李好德法不當坐

覽上怒其出人之罪斬之今皆以此為戒

刑名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釋奠注見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劉德威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范氏曰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知然後之人主為之以賈禍跡相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為終制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豈非太宗之過乎

幸洛陽宫考異

幸上漏帝字

上至顯仁宫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

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范氏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集覽　能任衣冠任平聲堪也言我自堪任衣冠以來

質實　顯仁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一統志云西苑在河南府洛陽縣隋煬帝築周迴二百里臺觀宮殿窮極華麗

三月朔日食〇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胡氏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款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

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興其妻就席坐令公
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集覽南平
公主嫁王敬直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某人尚某公
主今綱目不曰尚而曰某公主嫁某人此乃文公所
以明人倫也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笲字唐書王珪
傳作笄注云按史照通鑑釋文笄堅奚反簪也又云
據唐書釋音正文作笲釋云皮變反筥屬也未知孰
是又引左傳奉匜沃盥易家人在中饋以解盥饋之
禮愚謂笲字本刋之誤史照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
為得也所引奉匜沃盥家人在中饋二者亦謬矣不
詳執笲之義本按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
明賛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注笲音煩
又皮彥反器名以葦若竹為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
繒以盛棗栗段脩之屬段丁亂反本又作腶脩脯也
加薑桂曰腶脩公羊傳何休學云禮婦見舅姑以棗
栗為贄見女姑以腶脩為贄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

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匜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懐嬴奉匜沃盥懐嬴是重耳之姪婦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此豈婦事舅姑之禮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知盥饋之禮本按記郊特牲篇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是也盥音管文公家禮說甚詳明婦至于家明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此盥饋禮也

質實

一統志云南平縣名漢屬桂陽郡晉因之隋省入臨武縣唐復置屬郴州天寶初改曰藍山縣因山為名宋屬桂陽軍元

屬桂陽路本朝初屬

郴州後改屬衡州府

書法始執婦道也

故書美之

發明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屈于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詔議封禪禮儀實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書法 漢文帝議封禪不書十六年此其書何譏也前書請封禪不許矣於是而詔議其禮帝之不能自克如此故書譏之綱目書議封禪禮儀二是年高宗顯慶四年

發明 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之於前漢武踵之於後人主遂以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昔光武始令拒羣臣之請詞旨甚嚴然未幾復為讖緯所移太宗始亦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書詔議封禪禮則大駕雖未東巳知其志嚮之所在矣惜哉

夏五月虞公温彥博卒質實虞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解○六月以荊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質實荊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刺史世襲其為建國也大矣使卒行之治亂未可知也末世藩鎮不世襲之世襲矣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質實提要溢上有水字疑漏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其後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但與左右獵于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取亦

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

人莫不慎於創業怠於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終惟朝乾夕惕不敢稍自暇逸乃可臻於上理魏徵所陳可謂深識治要

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因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艱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
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
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
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
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
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
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
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
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
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
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
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
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
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陛下
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
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

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集覽

穀洛穀水出穀城括地志云故穀城在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苑中洛水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殷憂殷讀曰隱說文隱痛也楚辭哀時命篇夜炯炯而不寐懷隱憂而歷茲文公集注隱一作殷撙節撙裁抑也記曲禮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注撙猶趍也以比弦韋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于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文選曰夷雅之體無待韋弦言王公夷雅無待此成又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西門安于

質實

穀洛二水名穀注見漢王邦四年洛注見漢高后三年魏武帝愛陳思王魏武帝謂曹操陳思王謂操子植事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美之也大宗之世書水災二而皆有恤民思咎之意可謂賢主矣貞觀七年是年終綱

目書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者七求言者二詳漢武帝元狩元年

世主以災為玩

者何其多哉

發明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憯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于已入宮之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于其始高宗又不克寤于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于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于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於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

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衽席者可以觀矣

冬十月獵洛陽苑

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質實 洛陽苑即西苑注見本年

書法 美從諫也

發明 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有餘而德不足故常有拔癢之意不能自已由是每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此獵後苑獵洛陽苑所以屢見於綱目之所書也使其常經

挫衄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失矣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為諸皇子典州若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質實 安州注見貞觀元年

以武氏為才人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名入後宮

質實 才人婦官名注見高宗永徽五年

書法 才人不書此其書何謹亂始也而高宗之懋德不可掩矣

發明 綱目非大事不書武氏一女子才人一宮嬪初何足道而特筆書之若一以志唐室禍亂之本一以證高宗聚麀之實而太宗溺意女色之失亦固在其中矣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患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史籍以考其真偽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衰替而猶仰然以門地自

負販騶松櫝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勳勞文學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御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狥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質實 蕭曹樊灌蕭何曹參樊噲灌嬰四人乃漢高帝時功臣

書法 書頒氏族志何譏也氏族相矜末俗之失也其是其非上之人何與焉而命官定其高下又以皇族外戚為首是爭名也故書譏之其後再改而流為勳格益非矣高宗顯慶四年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質實 砥柱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一統志云禹廟在河南府永寧縣西南又澠池陝州俱有之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

時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

疾風勁草素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質實 桀犬吠堯

漢書蒯通傳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

矣注跖春秋時柳盜跖天下之强盜也跖雖惡而犬

不吠犬以跖是其主也堯雖仁而犬吠之以堯非其

主也跖與堯本不同時蓋設辭以喻非主矣倒戈注

見晉武帝

泰始七年

閏月朔日食○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

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

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强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與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集覽 妄訴隋資 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者罪死

質實 東宮 注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蘭陵公主園未詳處所蘭陵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考證當分註諡文懿

世南外和而内忠直上甞稱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甞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敢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若有一善則矜夸自足為臣若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賛誦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于上而不知地變動于下而不聞民心違怨厥口詛咒而不悟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質實

一統志云永興縣吳縣名本漢會稽郡餘暨縣地晉宋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初復置永興縣天寶

初改為蕭山縣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紹興府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吐蕃入松州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初唐待我甚厚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迎公主尋進攻松州詔吏部尚書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集覽白蘭羌種名也吐蕃謂之丁令左屬党項右接多彌或曰亦吐谷渾之別種

質實松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甘松

以薛延陁真珠可汗二子為小可汗

上以薛延陁強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鼓纛注見〉

貞觀二年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于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岑文本鄧州棘陽人〉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
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
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質實 霍王元軌霍州名注見漢景帝
四年衡山元軌太宗之弟徐州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年彭城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

西突厥乙毘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
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右廂號
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咥利失失
衆心為其臣所逐走馬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
欲谷設為乙毘可汗中分其地 集覽 咥利失西突厥可汗之號也咥丁結反 質實 馬耆西域
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

己亥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范氏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葢禍亂未嘗不生于安逸也

集覽 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徙各反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天造草昧注屯若天地造物之時也

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伊川易傳曰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無倫敘昧冥昧不明角力而後臣之

角校也校其才力也前書貫誼傳非親角材而臣之

永寧公王珪卒考證

當分註謚曰懿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集覽

家廟廟者尊嚴之名崔豹古今注廟貌也所以彷彿先人容貌庶人則立影堂伊川曰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晦庵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祭于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寢始出寢起于墓側故陵上稱寢殿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

物　質實永寧縣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質實鄜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富不易妻宋弘之言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

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質實

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書選良家女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豫辭也末世采選以色至有選及民女若於是專選良家必以才行故特書善之終綱目書選良家五詳晉癸亥年惟此為豫辭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行隨器受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

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彊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范氏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于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胡氏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

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下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卤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裂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同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槩此

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霸雖强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于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

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守内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内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為兼并究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謂之不詳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蘇子又曰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簒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于帝王矣劉幼揚盾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

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其諸侯簒弑亦不聞出於文武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始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于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不為天下若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集覽於朱均之于漢律歷志封堯子朱稽古而建事哉於丹淵故號丹朱舜子均於商故號商均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也商均封於虞在梁國今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賦以茅土注見新莽天鳳四年賦菁茅四色之土疇其戶邑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疇其爵邑披荊棘披開也荊棘榛梗之謂封建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于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是也禮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也封若今時之界藩屏藩蘺屏蔽也詩价人維藩大邦維屏藩通作蕃左傳以藩屏周注藩方元反屏必郢反辨方正位禮天官注辨别也鄭司農云别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别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體國經野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以為民極鄭玄曰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羣書考索曰極

若至極之義標凖之名當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若也故皇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以為民極若於皇極之義為尤近

井田孟子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畆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畆同養公田注方一里若九百畆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畆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畆其餘二十畆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畆半也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其下注尤詳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井田良法

鹵莽鹵音魯莽莫古反又音壯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注鹵莽不用心也

洪水懷襄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蔡氏集傳曰割害也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言其水勢如此

侯甸之法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畿內之地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五百里若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也甸服外之五百里曰侯服侯候

也所候而服事也侯服外之五百里曰綏服綏安也
安服王者政教也綏服外之五百里曰要服謂要束
以文教也要服外之五百里曰荒服言其荒野又簡
畧也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
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左
傳昭二十六年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注周人不忍害王乃流王于彘地間
猶與也諸侯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間間廁之間一
音如字與音預天下之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共所
宗主采地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家國采明明側陋
之揚注見漢順帝永建二年揚側陋究天下之
利究與管通索隱曰猶究權之究謂專之也

質實

伯夷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年盜跖注見武宗會昌五年比干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飛廉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發明有堯舜之君必有臯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興有湯武之君必有伊虺旦望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興世變不古君宰道睽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滕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饋興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閒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無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臣譁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邪因陋就簡趣辦目前姑以苟偷一時之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為盛治此固唐初

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為恥君不及堯舜若可與有為者徐而考之亦惟左右吾隨事諫説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心尚何望其贊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思始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為新莽之王田宇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于後日自一郡至于百郡卓然立為一代之規模必期于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于先王而不可行于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為之則固不若已之之為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説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有坦然之法猶將墮于悠緬況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怪其終于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于前書世襲刺

史于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歎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治復明于千載之下矣吁

夏四月如九成宮考異如上漏帝字　質實九成宮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仁壽宮

○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

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扶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北走追獲斬之　質實可汗外蕃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中郎將官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發明莫嚴于禁衛而異類得以參錯乎其間此固作亂之本也綱目書如九成宮突厥結社率

作亂可以為不分
族類者之戒矣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上深奬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范氏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已已欲富而惡貧欲逸而惡勞則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秋七月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矣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為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遣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築壇于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集覽 李思摩本姓阿史那頡利前可汗之號也名咄苾

質實 懷化郡未詳沿革抄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書法 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絶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陁可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集覽 焉音烟

質實 交河城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高

呂西域國名注同上年壐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太史令傅奕卒

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駮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于世

集覽 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俗亦尚浮屠沈括曰四夷全以氏族為貴賤始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此則婆羅門又廣三字姓

也羚羊角羚與麢同爾雅麢大羊也注云麢似羊而大角圓銳本草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木不著地以防患也角有節如人手指握痕性至堅勁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死考異 提要死誤作卒 子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號南庭咄陸為北庭

庚子

十四年春正月辛魏王泰第考異 辛上亦漏帝字 赦雍州長安繫囚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有差 質實 雍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延康里未詳處所

二月詣國子監考異 詣當作臨或作視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范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于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于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睢盱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若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為先然為學而不復三代之

制亦未知其可也

集覽 高麗注見新羅始建國四年百濟百濟之國馬韓之屬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遂為東夷强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焉其國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東夷傳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濟或音上聲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見禮記學記鄭玄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塾音熟又音育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也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質實 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新羅東夷國名注見貞觀十七年

書法 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詣高祖七年書詣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書詣

何譏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詣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三月流鬼國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剌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

分兵畧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去年計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至是又平高昌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集覽 撮粟撮三指取之也說文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詰朝注見梁武帝大同二年安西都護府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書法 唐滅國多矣雖外蕃未有書滅者此其書滅何病唐也高昌非有入侵之罪而徙恃兵力

以擊滅之故綱目
前書擊此書滅

發明　以文觀之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魏徵之諫非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綱目于前書擊于後書滅則高昌無罪可討唐人殭暴不義義皆見矣

以劉仁軌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殭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穫使農民

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句
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集覽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質實陳倉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四年劉仁軌尉氏人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成臯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書法邑丞未有書者書仁軌何嘉能官也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于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凡舅皆服小功從之范氏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于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而先王之意非以服盡而親絕也後世不達于禮者或益之或損之皆出於私意不足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獨于此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而又不可以屬乎妻道也故遠之以明人倫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集覽 服盡而親絕注見漢元帝永光四年親盡宜毀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書法 前書議封禪禮譏也此書封禪使甚譏之綱目封禪者五君秦始皇漢武帝光武高宗玄

宗一后周武氏書

封禪使一而已

貶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令魏徵諫曰官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上納其言 華陰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十七年陰晋 質實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既而釋之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註網羅顧錄其微勞而宥之則

雖屈法而德彌顯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大理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上遽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惟老弱故獘而已

賞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乃以是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今有廟在淮安府邳州黃石山上高昌西域國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書法君集貪不戢下則罪也其以無罪書下某獄何微也君集滅高昌其功大矣小過不錄可也而下之獄書曰下某等獄其示議功之法婉而成章矣繼書釋之嘉改過也

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諍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翊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于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集覽 皇儲儲陳如反嗣也副貳也太子副君故謂之皇儲

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

冀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舍罪人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

集覽 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

四曰逆惡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鑾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悞不如本方及封題悞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悞不牢固指斥鑾輿情理切害厭呪求愛媚面蹴鑾輿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緦麻已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曰內亂謂奸小功以上親父母妾及與和者糺察糺與糾通吉酉反彈治也察廉視也周禮大司寇糾萬民注糾謂割察

也

質實 一統志云戴州即古之緡國春秋時為宋邑漢置東緡縣屬山陽郡東漢析置金鄉縣以山為名晉以東緡省入屬高平國後魏以昌邑縣省入唐于縣置金州尋改為戴州後州廢以縣屬兖州五代周屬濟州宋金仍舊元屬濟寧路本朝改屬兖州府比屋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注比蒲糜反並也連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九下

謹案第四頁後一行西域國名按西域統詞也非
國名此誤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山東道名按唐無山東道此
誤

第二十九頁後一行乃拜特進刋本乃訛及據李
請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上帝蕩蕩按詩作蕩蕩上帝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本漢鄱陽郡按二漢鄱陽縣

俱屬豫章三國吳始立鄱陽郡此誤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按困學記聞云十道共府五百六十六關内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

第六十四頁後一行加高祖父母服按唐禮樂志高當作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敬敏